



# 丘濬走后近600年，这朵“金花”依旧盛开 “不变”的金花村

1454年，考取进士外出为官之后，丘濬很少回到家乡。那边睡的海岛，翻涌思乡的海浪，丘濬把它化作笔墨，写下数十篇关于故乡的诗文。

“不堪老去思归切，清梦时时到海南。”难得的归乡，丘濬办了几件事。他在南渡江畔，为千亩良田疏治水患，修了一座“蛇桥”；他在羊山脚下，为过往行人搭起凉亭驿站，建成施茶村。

还有一件事，虽难考证，却被乡亲们传颂至今：丘濬请求皇帝赐他“一目地”，当他拿着批文，站在故乡下田村极目远眺，一眼看见金盘坡，此间土地，就是丘濬的“一目地”。

这块土地，被丘濬分给贫困乡亲耕种，也被丘濬写进思乡的诗文——“有人问我家居处，朱橘金花满下田。”从此，下田村被细分，金花村有了自己的岁月。

近600年时光，琼州巨变，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拔地而起，到处高楼林立，霓虹闪烁之间，红城湖畔，金花村似乎还是过去的样子，连名字也未曾改变。

丘濬故居还是那些砖瓦，木门吱呀地开合；林公庙的香火，百年不变。这里仿佛静止于岁月长河，可是时间，从不会让人永远地停泊。

□南国都市报记者 贺立樊

总监制：牛晓民  
总策划：罗建力 周元  
监制：林莹 李晓梅  
统筹：胡诚勇

## 湖畔的金花

相传，丘濬为了“一目地”极目远眺之时，一旁成片的年桔树遮住了视野。因此，在“一目地”之外，下田村的另一部分被起名为“朱橘里”，后称“朱吉里”。

在金花村与朱吉里的东北侧，是专供官兵进出的府城北门，以及寓意吉利的北胜街。它们都属于府城西厢的一部分，其中围绕着一块洼地。“这块洼地，后来决定着府城人的生计。”作为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府城社区党委书记、社区居委会主任，以及土生土长的金花村人，何金星从小听着金花村的故事长大。

一定程度上，金花村的故事，也是下田村的故事，而作为府城西厢的重要村落，这里也牵涉着府城的故事。

1514年1月，海瑞生于朱吉里。祖宅门前有一口水塘，乡邻唤作“海宅塘”，不远处正是府城西厢的洼地。此后400余年，随着府城乃至琼山的城区规模逐渐扩大，府城西厢的农田越来越少，仅剩的田地之中，这块洼地，用于种植水稻。

当农业生产步入新的阶段，20世纪60年代，这块洼地被彻底挖掘成湖，用来养鱼。当时的府城改称为“红城公社”，这片湖因此得名“红城湖”。“那时肉类匮乏，红城湖的鱼成了风靡海口的珍馐。”何金星听长辈们说过，当时府城人办酒席，桌上必须有一条红城湖的鱼，“计划经济的时代，想买还得批条子。”

那时的红城湖，养育着青、草、鲢、鳙四大家鱼，以及罗非鱼、鲤鱼、鲫鱼等更多鱼种，几乎养遍市面上常见的淡水鱼。

那时的红城湖，也养育着金花村、朱吉里、北胜街等区域的年轻人，从北门到南门，为许多府城人提供工作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何金星加入红城湖养殖场，每月工资800多元。那时的红城湖，水质清澈，鱼肥草茂。渴了的时候，双手一捧，何金星喝过无数次红城湖的水。犹如丘濬所写的《咏荔枝》：“一种天然好滋味，可怜生处是天涯。”

这是属于红城湖沿岸村落的时代红利，将金花村、朱吉里和北胜街牢牢拴在一起，如同过去那样。

那是丘濬逝世54年之后，海瑞中举，走出朱吉里，开始传奇的一生。38年后，海瑞病逝南京，出身北胜街的许子伟，护送海瑞灵柩回琼安葬，守墓3年。

“一里三贤”由此传扬。时过境迁，当府城西厢不再为人熟知，其中的“里”，被金花村所指代。事实上，金花村并没有金色的花，这里只有一位姓金的女子，嫁给了丘濬。

她鼓励丘濬勤学苦读，尽心照料丘濬的母亲，在丘濬尚未考中进士的日子里，给了他无尽的动力，也给了他一生的遗憾。成婚七年之后，金氏病逝，未能看见丘濬高中。即使此后再娶，丘濬仍用一生怀念金氏：“越南冀北路纷纷，死别生离愁杀人。谁言十年泉下骨，分明犹有梦中身。”

许多金花村人相信，她就是村名的来源，是那朵“金花”。

## 1

## 无限枝头好颜色

## 2

青春总是令人怀念。与何金星聊起当年红城湖养殖场的故事，即使人到七旬，韩职新和苏维民的眼中依然充满动人的色彩。高中毕业之后，韩职新来到红城湖养殖场，与当时府城16个村庄的年轻人一起，“耕耘”这块最后的城区“农田”。

每一天，大家在湖面泛舟，拉起渔网，都是活蹦乱跳的鲜鱼。小伙子们把最好的大鱼留着，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；多出来的渔获，留给村里的困难户上街卖鱼。

日子平平淡淡，仿佛一直这样，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只是春夏之际，湖边鲜花盛开，好似丘濬所著的《咏梅》：“无限枝头好颜色，可怜开不为重阳。”

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，以府城为中心，琼山城区的规模正在悄悄扩大，处在外围的金花村，不知不觉被纳入城区。虽然城门不见了，可是老府城人依然记得它们。

东门是官道，北门是兵道，南门是百姓道。“西门比较特殊。”何金星听长辈们说过，那里有四门之中最宽敞的道路，“主要用于殡葬送行。”

上千年的古城，数不尽的人，终有迎来送往的那天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红城湖路正式建成，琼山迎来新的主干道，迎来拔地而起的各式建筑，以及排入湖中的污水。

红城湖养殖场自此走向终点。湖水变臭了，再也没有碧波荡漾，没有满载的渔获。韩职新早已转行做生意，苏维民买了一辆工程车，投入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之中。

唯有何金星，留在金花村，成为一名社区干部，与变革之中的金花村和府城一起，期待更好的日子。

21世纪初，红城湖养殖场正式解散，龙昆南路穿过金花村西侧，乡亲们彻底告别农业生产。2002年10月，随着琼山市并入海口市，城市有了农村，农村也有了城市。

何金星的户口被改成“非农业户口”，看着这几个字，有些百感交集。个别乡亲不愿到社区办理居住方面的业务，担心户口本上的身份再也不是“农业”。“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这是自己的根。”可是何金星也明白，融入城市是金花村的必由之路，也是金花村人的最终生活。

当11个进出金花村的主要路口，逐渐接上硬化拓宽的大路街、红城湖路、龙昆南路和朱云路，金花村成为这片路网的一部分，也成为城市的一部分。如今，韩职新的两个儿子都在海口工作，他们是金花村的居民，也是海口市的市民。苏维民的大儿子就在红城湖路上班，单位隔壁是海瑞故居。

像市民一样工作和生活，是金花村人的认知。这里已然变得像一座真正的社区，更难得的是，曾经美丽的红城湖回来了。经过多年的持续治理，红城湖逐渐恢复当年的模样。韩职新有时会想，重新养鱼的话，收成应该也会不错。

每天傍晚，大家会来到红城湖散步，听听琼剧，看看风景。日子平平淡淡，仿佛一直这样，不会有什么变化。

只是一年四季，湖边都有鲜花盛开，重温“无限枝头好颜色”的回忆。



金花村牌坊

附近的居民在金花菜市场旁路口购买菜品